

盛可以作品

# 缺乏经验的世界

QUEFAJINGYANDE  
SHIJIE

深圳当代  
小说8大家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 
海天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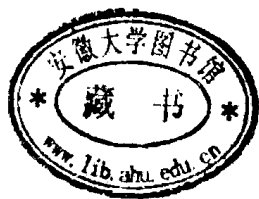
深圳当代短小说 8 大家

邓一光 / 主编

盛可以作品

# 缺乏经验的世界

QUEFAJINGYANDE  
SHIJI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缺乏经验的世界 / 盛可以著. — 深圳 : 海天出版社, 2012.1

(深圳当代短小说八大家)

ISBN 978-7-5507-0246-2

I. ①缺… II. ①盛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84634号

## 缺乏经验的世界

QUEFA JINGYAN DE SHIJIE

出品人 尹昌龙  
策 划 冬 风  
责任编辑 梁 萍  
责任技编 蔡梅琴  
装帧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

---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 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(518033)  
网 址 [www.htph.com.cn](http://www.htph.com.cn)  
订购电话 0755-83461001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  
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:83461000  
印 刷 深圳市佳信达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32  
印 张 6.8125  
字 数 150千  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 
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  
定 价 25.00元

---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#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德懋堂           | /001 |
| 墙             | /017 |
| 白草地           | /033 |
| 缺乏经验的世界       | /059 |
| 致命隐情          | /075 |
| 鱼 刺           | /091 |
| 上 坟           | /111 |
| 惜红衣           | /136 |
| 乡村秀才          | /155 |
| 低飞的蝙蝠         | /172 |
| 1937年的留声机     | /190 |
| 文学需要冒犯的力量(后记) | /210 |

德懋堂

2005年7月20日我的存折突然增额200万，我没有追查这笔钱的来历，任它如野外的尸体，孳生着利息的蛆。如今我已把这笔巨款连本带息交给了殷勤的售楼小姐，成为德懋堂三号楼的户主，我雕花木刻的名字固定在门楣右侧。坦白说，能在这种迷人的徽派建筑里……哦，建筑，该死的，我又扯上它了。可老天知道，这些年，不管我多么小心地避开这个瘟疫般的名词，终是徒劳无用，它早就成了马墙的化身，如妖魔附我体。他仍然掌控着我，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。我的情绪在瞬间变暗，片刻前还在享受湖光山色，晒着早春暖阳，恍惚间竟觉得正穿着马墙的浅灰色毛衣，披覆着他的体温了。

我钻出马墙薄毛衣般的覆盖，从竹质躺椅上站了起来，让那股青柠檬酸味慢慢下淌到心尖。我回望了一眼刚躺过的地方，马墙在那儿，留着一个空洞。

顺着石头阶梯上坡，我想登高望远，让风光将马墙抹掉。柳条轻摇，阳光疏影在白墙上晃动，青瓦屋角飞卷。没错，我是马墙的客户。当我在报纸上看到德懋堂的售楼广告，我知道马墙的建筑梦想实现了。我说不清为什么要买这造在山里的房子，但确实没有和马墙死灰复燃的意思。五天前，我正式搬到三号楼，一切收拾妥当之后，我坐在湖边的乌篷船上吹风，仰望贴着山坡生长的十八栋建筑，四周仙气缭绕，湖中小岛的桃花开得粉白，枝上堆雪，天空和湖面一样的淡蓝，一样的宁静。当时我以为，江湖不在了，鸟兽散了，用不着信佛，我的

心已臻入平和境界了，就像这德懋堂的湖，除了下雨时微泛笑意，永远平整清澈如镜。不料想，突然间内心一阵骚乱，风雨满湖。我俯首湖面，水纹像微波信号一圈圈扩散。

儿子们正在捉迷藏，玩这一类游戏时他们总是庄重严肃，有时候需要一整个下午才能找到某一个的藏身之所。有一次老三匿身在冬瓜梁上，直到其他游戏者把他忘了，自己溜了下来。他们是三胞胎，长得一模一样，只有我才能从细微的差别中分辨他们。

好吧，我打算向你和盘托出。不过请原谅，因为化学作用，说起马墙，内心那股沉默的温泉难免会有所沸腾，我会尽量控制，不至于将你的脆弱灼伤。你已经知道马墙是个建筑师，他研究徽州民居，游走民间多年，很早便收集雕花的破门烂窗，村民从墙上抠下来的石板浮雕，好像还有黄花梨、紫檀木的明清家具，多是缺胳膊少腿。说他是个收藏家也不会错。

2004年整个春天我都在西递村闲荡，什么也没干。那时我正搞着似是而非的恋爱，心是散的，有人要拣这空子钻进来，我就会愉快地从了。自那谁谁谁之后，我几乎没再具体地爱过，心肝肺还保持着被他疼过的原样，我把他掖进了时间的褶皱里，让他不那么好找。

你觉得我说这些有点离题，其实没有。接下来你就会知道，用那谁谁谁做铺垫，都是为了马墙。

马墙仿佛一栋行走的建筑，随身携带两眼清澈湖水。我初见他，便觉他美得一塌糊涂。千万不要用明星们肤浅的外貌来联想马墙，两码事。用文字描述一个人，总是费力不讨好。所以我不打算像苏联作家那样，对一个人物的出场费尽笔墨。

当时我远远地用自己的身体量了一下他，高一米七九；再

磅了一下他的体重，不出八十公斤。这种事我向来拿手，差错极微。

但我总得说说他长什么样儿。他是那种带着建筑物的沉稳凝重，与建筑浑然一体的人。唔，这么说吧，就是新古典建筑风格的，古典与现代的结合物，有中式的含蓄，有德式的庄重、法式的浪漫、意式的简洁……这似乎有点混乱，不，在马墙那儿，没有什么是混乱的，哪怕是他的建筑草图，每一根线条都清晰有序，他掌握着我们每一次混乱的场面，在我被黏上蛛网苦苦挣扎时，他永远理得清千丝万缕的纠结。他的心像建筑内部的不同空间，功能明确，从不含糊。有时候我觉得他就是复杂的几何图，没有现成的公式能计算出他在想什么。

正是他这一点让我无比痴迷。

我不懂建筑，懂点男人，但搞建筑的男人常常让我犯晕。和马墙折腾期间，我把他当做梁思成，有时自己也仿佛很林徽因，写诗吟诵风月什么的。我的爱情诗相当蹩脚，据朋友们说，我唯一到达的巅峰才情，是与马墙出事前写的《那一晚》，我在诗中回光返照。你要相信，我写诗并不是为了唤醒马墙，只是抚摸爱情的狗，在它成为祭坛供品前表达我难舍的温情。要知道，在男女关系中，与你相依为命的，不是别的，就是这条狗。

我背靠一根碗口粗的楠竹，坡下杏花丛中飞出青瓦屋檐，隐约半扇空窗。竹林有竹千棵万棵，我为什么选了这一棵，而不是那一棵？为什么是马墙，而不是张三李四？马墙在杏花丛中。竹叶与空气摩擦出的骚动声响，像马墙在我身上的呼吸。

2004年春天，我在西递村无所事事，要么一身大红配葱

绿，要么一身素白无杂色，坐在斑驳的老房子前发呆，不知闯进了多少美院男生的画板。村边有条缓慢东流的浅水溪，阳光也是缓慢的，明亮的溪水中，总有鱼逆流而上。我就是这么远远地见了马墙四次，每次他都在和本地人聊天。我相信他知道我在注意他。我甚至怀疑后几次是他的刻意安排，在离我几十米外的地方，他戴着浅灰的棒球帽，说话时心不在焉。自那谁谁谁之后，我总觉得很饱，没有饥饿感，没有欢喜欲，椅子一坐一个洞。

我知道我看上这家伙了。我等着他来找我。

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，我对此话有十分深刻的体会。我一眼洞穿了尚未发生的故事。一想到不久后，我便要把这个戴棒球帽的称作“宝宝”，便觉得人生充满无聊。我没有任何好奇心，从我发现他的那一刻起，便冷眼看着自己和他如何发展。五天后他突然失踪，我甚至为此松了口气。又过了半个月，他彻底消失，于是我决定撮一顿表示庆祝。我在农家小馆子里叫了几个菜，有春笋、蕨根、腊肉、臭桂鱼什么的，还要了一壶杨梅酒。酒色微红，像果汁，世界上到处是温柔的陷阱，我喝完才知道这是48度的烈酒。但那着实过瘾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对着无边的油菜花醉哭，沾了一身花粉。黄昏斜阳和着金黄的油菜花让我以为自己正在燃烧。除了影子，我无牵挂，其间接了电话，忘了说了什么。我凑到别人跟前看人画画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他们显然“认识”我，但不知我的清闲是拿年假、探亲假，以及未来的婚假产假丧假兑换来的。我不想告诉他们。

夜半时分，我肚子绞痛，上吐下泻。我把自己吃坏过。谈恋爱总会遇到坏食品，你需要一副好肠胃。我吐了一个小时，吐完烈酒浸泡过的春笋蕨根腊肉臭桂鱼，再吐苦胆水，没什

么可吐时便吐血。我吐血时看到了自己的死亡，像个醉汉跌跌撞撞地走出门。深夜的村子里除了稀疏犯困的路灯就是死静。没有的士，没有医院。我在路灯下蜷成一团，继续吐血。

我没有用手机求助，忽然想和死神赌一把。

马墙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。我已虚脱，他二话不说抱我上车，二十分钟后赶到医院，拍醒了睡觉中的值班医生。

我记得那晚医院的灯光如太平间般的惨白。医生不断地对马墙说，你妻子……我们都没有去纠正他。天亮时走出医院大门，我挽着马墙的胳膊。

德懋堂更像是休养的地方，因为不在公共假期，除了我，几乎没有外人。到处是马墙的气息。甚至“鸣琴BAR”的招牌也是他做的。古琴形状的木质材料，文字阴刻，内刷黑漆，也许是因为经历过我，他的字有些沧桑劲道。我当然知道他“鸣琴而治”的理想追求。马墙骨子里是个诗人。他对我说得最多的是让徽州民居与现代建筑杂交，延续徽居基因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几乎参与了德懋堂的每一个细节。他一直擅长利用光影，把枯燥单调变得丰富有趣。那时候他经常调整床头灯的射线角度，让我们的叠影呈现不同的视觉效果。爱情加光影的变化，让我们的身体总是鲜活。直到出事。

在医院的那个晚上，我知道马墙失踪是因为妻子早产，他有儿子了。“六斤。”他简单地说，然后将镜头转向我们。

我想象了一下“六斤”的母亲，但这对我和马墙没什么好处，我很快撤下了她。“我早就看见你了。”马墙说，后来一直在猜想你是干什么的。

我说过我懂点男人，我没吹牛。那晚，我趁着病弱翻出了压箱底的孤独无助，我是真的垮了。那晚，全世界都聚集在

我的脸上。马墙的眼睛是黑夜的湖，那一瞬即逝的波光泄露了湖心的秘密。我并不意外。洗劫一空的胃终于饿了，医生说不能马上吃东西，胃伤着了，得让它休息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医生并不了解胃。不了解胃，也就不了解爱情，食欲是健康的表现，想吃就没病，能爱就有光。

马墙始终没猜对我的职业。我在美术学院教英语，就像吃火锅喝红酒，穿西裤配球鞋，属于没有品位的混搭。马墙说：“你对色彩很敏感。”我想他说得没错，但我对男人更敏感。这是天赋。

因祸得福，一次食物中毒收获马墙，只有脑子有病的人才会在热恋中担心福兮祸之所伏。

我停在鸣琴BAR门口，因为雷吉音乐忽然切换成了《寂静之声》。微风中杏花飞落。这是马墙最喜欢的歌。时间刻在那块大石头上，马墙弹吉他，有时吹口琴，我们对着活泼的溪水，将这首歌唱得波光粼粼。我转向伸探湖面的天台，那里有藤椅与石桌，旁边开着大朵的山茶花，与山遥望。服务员穿着蓝色套裙，笔挺漂亮，我刚坐下，她便给我端来了茶水和点心。我抹掉了脸上冰凉的东西，道了谢便无话可说。小姑娘生怕冷落了我，好像陪我说话是她工作的一部分。她涂着腮红，身体饱满，洋溢着和春天一致的快乐。她说老板已经回来了，正在视察二期工程，二期就在湖水绕过的山那面，水路比山路近。我注意到湖面的乌篷船不见了。我的身体忽然点了穴似的变得僵硬，好像马墙已经在我跟前。紧接着，我浑身哆嗦，牙齿在嘴里上下叩击。那年，我央求见马墙最后一面，他断然拒绝，他说他想怎样就怎样。

我的手在发抖。我把它们插进紧绷的牛仔裤口袋，勉强

制服它们。我就这样顺着两侧花开的石板小径回到三号楼。剩下的时间，我一直站在阳台盯着湖面，直到连小岛也看不清楚，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落下。

我坐在黑暗里。安全感来到心中，我恢复了平静。

事实证明，某个特定的结局形成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帮凶，连时间也不例外。那年春天倘若我休完假便离开，和马墙不过是一场于人生无损的艳遇，可我的假期连上了暑假，七月火热升温，我们不觉感情深陷。

大约十点，我听到归棹声，桨橹搅碎水淋淋的夜，船上隐约有人哼唱《寂静之声》。微风与寂静扛着歌声轻悠的尸体抵达我，不必掀开覆在他脸上的面纱我便知道歌者是谁。我像歌声穿过漆黑的客厅，并不触碰任何家具。黑暗中有盏红灯笼悬挂在乌篷船头，湖面一圈朦胧光晕。我看着那团红光，移动，靠岸，一个男人从光晕中钻出来，弯腰系船，然后取下灯笼引路，消失在树林里。

一切重陷寂静，只有我的伤口在黑暗中发光。

夜晚是我的春天。如果有月亮，我便是一切地面的阴影。杂草野花，蜜蜂嗡嗡蝴蝶飞，水从天上来。习惯已使我的黑夜变成白昼。我曾想顺着石板小路假装与马墙巧遇，但镜子提醒我，脸色太白不宜见人，我无法像过去那样，穿着白裙子站在银白的路灯下完成久别重逢的浪漫。我只好躲在桃树的阴影里，看马墙提着红灯笼拾阶而上。他从我身边经过浑然不觉。他的身体带过一丝风，我随之摇曳。这些年，我早已轻薄如纸，不承载任何事物。我比白天更能清楚地看见马墙老了，真的老了。当一颗好良心不得不做出大恶事时，它固定的阴影像X光胶片上的肿瘤一样明显。我一看便知马墙过得

沉重而不愉快——他的良心在摧毁他。我并没有为此心生快意，反倒有些内疚，我曾经希望看到远比这不堪的结果，在仇恨与宽恕的天平上，我又添加了一次宽恕的砝码，但天平仍向仇恨倾斜，我不知整件事何时能像蚕茧一样化蝶。

我转回来，继续在我喜欢的黑暗里枯坐，想那些我一直没想明白的事情。比如一个男人，为什么他要你命时跟他救你命时同样能不顾一切。

我和马墙在暑假期间去云南、福建等地考察民居，若没有陪同者，我们便在这些无人居住的古老建筑里交媾。老树的根从墙缝里钻进来，像筋脉突起的手。我们并不在意长着绿苔的天井、模糊不清的门神塑像。那一天我们热汗淋漓，从破败的木雕窗里灌进来的阴风吹得我打了个冷颤，我突然感觉身体里被种下了什么。暑假结束我们各自回巢，马墙去上海，我回杭州。“我随时会去看你。”机场分手时马墙对我说。他把手上的籽玉手链摘下来，给我戴上，有它陪着你，不许胡思乱想。

马墙盯着我腕上的籽玉手链。我知道它黯淡无光，远不如在他手上鲜活。他说：“你还戴着，以为你早扔了。”马墙的话充满自知之明。我的确扔了马墙给的这唯一的信物，但立刻从垃圾桶里捡起来，锁在抽屉里。我们的重逢出奇的平淡，仿佛一对暮年夫妻。这是在鸣琴BAR外的天台，雨刚停不久，天色混沌未开，大篷伞如羽翼折叠收拢，不时有水珠从树叶落下。湖面的波纹匀称而从容。而我和马墙之间，并没有风轻云淡的意思。在他反目，并且说出那番毫无人性的言语之后，我曾经多么想一把将他撕碎。

“你一点儿也没变。”马墙说。

我笑时将嘴抿得更紧。我右边的牙齿全部毁了，脸上经过修补。

“……我一直在找你。”这是马墙的第二句话。

这时候，一个年轻男人大步迈过阶梯，直奔马墙：“湖里那岛卖吧？”

马墙看看来者，又扭头望了一下湖面：“那个岛？水一涨就淹了。”

“我有办法，你开个价吧，我给你钱。”年轻男人把手伸进腰包像是掏钱，但他只是摸出一张名片，马墙顺手放在桌上。

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马墙问，完全是调侃。

“架空二十米再盖房，健康疗养的好地方。”年轻男人说着，突然转了个话题，“我看这边的竹子种多了，容易引发泥土滑坡……而且挡了阳光，阴气偏重……”

我埋头用小长匙搅拌咖啡，遇上这样的人，我随时准备离开。

马墙转向我，挥挥手打发了他：“有什么事，去跟这儿的经理谈。再见。”

我拿起名片，看到顶行的红字写着“风水占卜”和“烟酒零售”。“是个骗子。”我说。

“应该是来踩盘的。”马墙穿着咖啡色长袖T恤，脸庞有点发虚，也许正是这种肌肉的松动使他显老。“这些年……你到哪里去了。”

“到处旅行。”我说。并且胡乱编了些地方。

饱满笔挺的服务员给马墙添水。黄山毛尖像一群海豚在玻璃杯里表演翻腾，然后笔直地滑向海底。

我感到耳边风声呼啸，茶叶纷纷尖叫，地动山摇，它们稳

稳地落在杯底。于是风平浪静，现世安稳。

马墙的喉结向下滑动，我知道他咽下去的话，他问不出口。

“我有三个儿子。”我主动说。

他站了起来。看不出悲喜，像一栋面无表情的建筑，开着所有的门窗。

“他们……”风灌了一屋。

“活着。”我说。

“噢……”马墙坐下来，看着我，他的眼睛不如以前清澈，“你受苦了。”

最好的演员也演不出这种味道。我躺在他的语调里，体会这几个字的穴位按摩。人们说反季节蔬菜有毒，迟来的软话，算不得滋补营养品。很遗憾，他没有在那个关键时刻当面向我表达。

马墙在2004年秋天宣告失踪，人间蒸发。这一次我没有喝酒庆祝，因为我有点拎不清了。我把早孕测试的结果告诉马墙时，我们都相当淡定。马墙知道我不会用胎芽儿要挟他，我也没有当单身妈妈的想法。他表示要抽空过来与我共渡难关。他要我等他一个星期，他将攥紧我的手去面对冰冷的器械。这番言词听上去挺负责任，我的心里照旧凉飕飕的，男人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只大灰狼，能把送人下地狱的话也说得温情动人。我知道这是我个人的坎，死活与别人无关。我对马墙说：“没事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”

一连三天，我独自在学校后面的树林里抱紧自己走来走去。青春鲜活的新学员从树隙间晃过，我看到枫叶有点想变颜色了。我并不寂寞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我是一群人，B超单上那

三个豌豆大的黑点，都是我的成员，胎检中我听到了他们强健的心脏跳动。我像中了巨额彩票，一时间头脑发蒙。我从没想过会拥有这么多钱，怎么花都是个问题。三胞胎呢，我真行。我感到自己是一条满腹鱼子的鲫鱼，那些金黄的小颗粒把它弄得相当笨拙，它轻易地落了网，不带一丝挣扎。我从医院出来，如一缕水迹慢慢流在街上，水迹快要流干时我给马墙打了电话。我说：“马墙，我下不了手。”马墙说：“我理解，宝宝你等我过来。”我说：“你过来也下不了手，因为有三个。”马墙问：“什么三个？”我说：“孩子三个，全在我肚子里。”那会儿我听见电话里只剩下呼啸而过的车声，我知道马墙在马路边站住了。我能想象他的样子。

“……孩子们呢？”马墙问道，“怎么不见他们？”他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德懋堂的竹林深处发出鹅卵石碰击的声响。

“都在杭州，和外婆在一起。”我撒谎。现在是我和孩子们捉迷藏的时间，他们都已藏好，等着我去把他们找出来，有时候这需要几天几夜。他们越来越执着，有一回老大藏得太隐蔽，我找到他时他已奄奄一息，但他没忘打出胜利的手势。他们都这德性。也不是我不想让马墙见我的孩子，他当初不要他们，也应该像以前那样继续不在乎自己调皮的精子是否闯祸。

马墙很久没有说话。我听到马路上的噪音，人们聊着天从他身边经过，小狗汪汪叫。我理解并倾听他的沉默，也终于被他的沉默瓦解。我主动挂了电话，预感凶多吉少。又一阵，他把电话拨过来，噪音突然变哑。他让我听他的沉默与叹息，他说了他的“六斤”。我始终很克制。那时我觉得世界上最远的距离，就是从上海到杭州，最短的距离是从虚伪到真实。他完全可以在我身边，将我撑起来，继续让我面目华美。

“你都还好？”我问。

“挺好。”马墙说，然后补充了一句，“儿子跟他妈妈去澳大利亚定居了。”

如果我没理解错，他的意思是他们离婚了。我等着他告诉我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。

“……我带你走走吧，给你说说这德懋堂的故事。”他说。山尖一大片火烧云，天空亮了许多。

我站起来随他走，我的跛足很明显。“你的腿怎么了？”

“摔了一跤。”我说。我为这他看得见的残疾感到快慰。或许我就是来向他展览所有伤口的。

我在校外租的房子——二十六层高的电梯公寓，可以俯瞰美丽的杭州城。但强烈的妊娠反应让我一上阳台就想吐。我无法上课，请了病假。我整天待在客厅里，或者躺在床上。房间突然变得狭小，我像困兽般焦躁不安。饿了就去楼下的包子铺吃东西，吐了按原样再来一份。几天就把我折磨垮了，恐慌慢慢来到心中。我无法独自面对三个小生命。我把母亲召来了。母亲是个老知识分子，已经守寡十年，我多少继承了一点她的坚韧。两个强悍的女人见面出奇的冷静。母亲一进门就发现情况不妙，她单刀直入，让我早已准备好的话语与技巧立刻作废。我只好事不关己的样子用三句话概括了目前的局面。母亲听完没吭声，独自在阳台站了很久。我们不是被事实难倒，而是被数字“三”困住。我没有向母亲供出马墙，更没提马墙是扔下手雷跑的，他不管我的死活。

两侧茂林修竹。我和马墙走在木质栈桥上。他的手与我的手近在咫尺。在他牵我的手之前，我把它插进口袋。我的手比春水还凉。他握不住。